

故事一百種

馬陵道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57.61
119.3
511



馬陵道

龐涓 孫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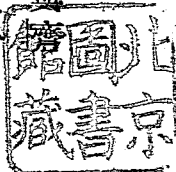
馬
陵
道



話說戰國時候，魏人龐涓與齊人孫臏俱學兵法於鬼谷子。涓仕於魏國，魏惠王拜爲元帥，兼軍師之職。涓子龐英，姪龐葱，龐茅，俱爲列將。涓練兵訓武，先侵衛宋諸小國，屢屢得勝；宋魯衛鄭諸君，相約聯翩來朝。適齊兵侵境，涓復禦却之，自是名震諸侯。

後魏惠王聞孫臏之賢，乃使使

808348





聘之。臆既至魏國，卽寓於龐涓府中。次日，同入朝中，謁見惠王。惠王降階迎接，其禮甚恭。臆再拜奏曰：「臣乃村野匹夫，過蒙大王聘禮，不勝慚愧。」惠王曰：「寡人望先生之來，如渴思飲；今蒙下降，大慰平生。」遂問龐涓曰：「寡人欲封孫先生爲副軍師之職，與卿同掌兵權，卿意如何？」龐涓對曰：「臣與孫臆，同窗結義，臆乃臣之兄也，豈可以兄爲副？不若權拜客卿，候有功



績臣當讓爵甘居其下。』惠王准奏，卽拜臏爲客卿。——客卿者，半爲賓客，不以臣禮加之，外示優崇，不欲分兵權於臏也。

過數日，惠王欲試孫臏之能，乃閱武於教場，使孫龐二人各演陣法。龐涓布的陣法，孫臏一見，卽便分說：『此爲某陣，用某法破之。』孫臏排成一陣，龐涓茫然不識，私問於孫臏，臏曰：『此卽「顛倒八門陣」也。』涓曰：『有變乎？』

臚曰：『攻之則變爲「長蛇陣」矣。』龐涓探了孫臏說話，先報惠王曰：『孫子所布，乃「顛倒八門陣」，可變長蛇。』已而惠王問於孫臏，所對相同。魏王以龐涓之才，不弱於孫臏，心中愈喜。

只有龐涓回府，思想：『孫子之才，大勝於吾；若不將其除去，異日必爲欺壓。』心生一計，於相會中間，私叩孫子曰：『吾兄宗族俱在齊國，今兄已仕魏國，何不遣人迎至此間，同享富貴？』孫臏垂淚言曰：『子雖與吾同學，未悉吾家門之事也。吾四歲喪母，九歲喪父，育於叔父孫喬身畔。叔父仕於齊康公爲大夫。及田太公遷康公於海上，盡逐其故臣，多所誅戮。吾宗族離散，叔與從兄孫平、孫卓，攜吾避難奔周。吾後來年長，聞人言鬼谷先生道高而心慕之，是以單身往學。又復數年，家鄉杳無音信。豈有宗族可問？』

者』龐涓又問曰：『然則兄長亦還憶故鄉墳墓否！』臾曰：『人非草木，豈能忘之。』龐涓探了口氣，遂辭別歸家。



人氏在周客販；令兄有書託某送到鬼谷先生處，聞貴人已得仕

約過半年，孫臕

所言都已忘懷了。一日，朝罷方回，忽有漢子似山東人語音，問人曰：『此位是孫客卿否？』臕隨喚入府，叩其來歷；那人曰：『小人姓丁名乙，臨淄

魏邦，迂路來此。」說罷，將書呈上，孫臏接書在手，拆而觀之。略云：

「愚兄平卓字達賢弟親覽：吾自家門不幸，宗族蕩散，不覺已三年矣！向在宋國爲人耕牧，汝叔一病去世，異鄉零落，苦不可言！今幸吾王盡釋前嫌，招還故里，正欲奉迎吾弟，重立家門；近聞吾弟仕於魏邦，茲因某客之便，作書報聞，幸早爲歸計，兄弟復得相見！」

孫臏得書，認以爲真，不覺大哭。丁乙曰：「承賢兄分付，勸貴人早早回鄉，骨肉相聚。」孫臏曰：「吾已仕於此，此事不可造次。」乃款待丁乙飲酒，付以回書，前面亦敘思鄉之語，後云：「弟已仕魏，未可便歸；俟稍有建立，然後徐作回家之計。」送丁乙黃金一錠爲路費。丁乙接了回書，當下辭去。

誰知來人不是什麼丁乙，乃是龐涓手下心腹徐甲也。龐涓套出孫臏來歷姓名，遂假造孫平孫卓手書，教徐甲假稱齊商丁乙，投見孫臏。孫臏兄弟自小分別，連手跡都不分明，遂認以爲真了。

龐涓騙得回書，遂仿其筆跡，改後數句云：『弟今雖身仕魏國，但故土難忘，心殊懸念；不日當圖歸計，以盡手足之歡。倘或齊王不棄微長，自當盡力報効。』於是入朝私見惠王，屏去左右，將偽書呈上，言：『孫臏有背魏向齊之心，近日私通齊使，取有回書；臣遣人邀截於郊外，搜得在此。』惠王看畢曰：『孫臏心懸故土，豈以寡人未能重用，不盡其才耶？』涓對曰：『父母之邦，誰能忘情？大王雖重用臏，臏心已戀齊，必不能爲魏盡力。』——且臏才不

下於臣，若齊用爲將，必定與魏爭雄。此大王異日之患也，不如殺之。』惠王曰：『孫臏應聘而來，今罪狀未明，忽然殺之，恐天下議寡人之輕士矣。』涓對曰：『大王之言甚善。臣當勸諭孫臏，倘肯留魏國，大王重加官爵；若其不然，大王發到微臣處議罪，微臣自有區處。』

龐涓辭了惠王，往見孫子，問曰：『聞兄已得家報有之乎？』臏是忠直之人，全不疑慮，遂應曰：『果然。』因備述書中要他還鄉之意。龐涓曰：『弟兄久別思歸，人之至情；兄長何不於魏王前暫請一二月之假，歸視墳墓，然後再來？』臏曰：『恐王見疑，不允所請。』涓曰：『兄試請之，弟當從傍力助。』臏曰：『全仗賢弟玉成。』是夜龐涓又入見惠王，奏曰：『臣奉大王之命，往諭孫臏；臏

意決不願留，且有怨望之語。若目下有表章請假，主公便發其私通齊使之罪。」惠王點頭。

次日，孫臏果進上一通表章，乞假月餘，還齊掃墓。惠王見表大怒，批表尾云：「孫臏私通齊使，今又告歸，顯有背魏之心，有負寡人委任之意。可削其官爵，發軍師府問罪。」軍政司奉旨將孫臏拿到軍師府來見龐涓。涓一見佯驚曰：「兄長何爲到此？」軍政司宣惠王之命，龐涓領旨訖，問臏曰：「吾兄受此奇冤，愚弟當於王前力保。」言罷，命輿人駕車來見惠王，奏曰：「孫臏雖有私通齊使之罪，然罪不至死，以臣愚見，不若削而黥之，使爲廢人，終身不能退歸故土，既全其命，又無後患，豈不兩全？微臣不敢自專，特來請旨。」惠王曰：「卿處分最善。」

龐涓辭回本府，謂孫臏曰：『魏王十分惱怒，欲加兄極刑；愚



弟再三保奏，恭喜得全性命，但須刖足黥面。此乃魏國法度。非愚弟不盡力也。』孫臏嘆曰：『今得保首領，實仗賢弟之力，不敢忘報！』龐涓遂喚刀斧手將孫臏綁住，剔去雙膝蓋骨；臏大叫一聲，昏絕倒地，半晌方甦。又用針刺面，成一

私通外國」四字，以墨塗之。龐涓假意啼哭，以刀瘡藥敷臙之膝。用帛纏裹，使人擡至書房，好言撫慰，好食將息。約過月餘，孫臙瘡口已合，只是膝蓋旣去，兩腿無力，不能行動，只好盤足而坐。從此孫臙成爲廢人，而龐涓意猶未足，欲置孫臙於死地。此消息却爲近侍洩漏，孫臙聞知大驚，道：「原來龐涓如此陰險。」遂心生一計，假裝瘋癲。當日晚餐方設，臙正欲舉筋，忽然昏憤，作嘔吐之狀，良久發怒，張目大叫曰：「汝何以毒藥害我？」將瓶盃拋去，撲身倒地，口中含糊罵詈不絕。侍者不知是詐，慌忙奔告龐涓。涓次日親自來看，臙痰涎滿面，伏地呵呵大笑，忽然大哭。龐涓問曰：「兄長爲何而笑？爲何而哭？」臙曰：「吾笑者笑魏王欲害我命，吾有十萬天兵相助，能奈我何；吾哭者哭魏邦沒有孫臙，無

人作大將也！』說罷，復睜目視涓，磕頭不已；口中叫：『鬼谷先生，乞救我孫臏一命。』龐涓曰：『我是龐涓，休得錯認了！』臏牽住龐涓之袍，不肯放手，亂叫：『先生救命！』龐涓命左右扯脫，私問侍者曰：『孫臏病症是幾時發的？』侍者曰：『是夜來發的。』

涓上車而去，心中疑惑不已。恐其佯狂，欲試其真僞，命左右拖入豬圈中，糞穢狼籍。臏被髮覆面，倒身而臥，再使人送酒食與之，詐云：『吾小人哀憐先生被刖，聊表敬意。元帥不知也。』孫子已知是龐涓之詐，怒目睜眦，罵曰：『汝又來毒我耶？』將酒食傾翻地下；使者乃拾狗食及泥塊以進，臏取而食之。於是還報龐涓，涓曰：『此真中狂疾，不爲虛矣！』自此縱放孫臏，任其出入。臏或朝出晚歸，仍臥豬圈之內；或出而不返，宿於市井之間。或談笑自

若，或悲號不已；狂言誕語，不絕於口，無有知其爲假瘋魔者。龐涓却分付地方。每日早晨，具報孫臏所在，尙不能置之度外也。

時墨翟雲遊至齊，客於田忌之家。其弟子禽滑從魏而至，將孫子被刖之事，述於墨翟。翟乃將孫臏之才，及龐涓妬忌之事，轉述於田忌。田忌言於威王曰：『國有賢人，而令見辱於異國，大不可也。』威王曰：『寡人發兵以迎孫子如何？』田忌曰：『龐涓不容臏仕於本國，肯容仕於齊國乎？欲迎孫子，須是如此這般。……密載以歸，可保萬全。』

威王用其謀，卽令客卿淳于髡，假以進茶爲名，至魏欲見孫子。淳于髡領旨，押了茶車，捧了國書，竟至魏國，禽滑裝做從者隨行，到魏都見了魏惠王，致齊侯之命。惠王大喜，送淳于髡於館驛。

禽滑見臙發狂，不與交言，半夜私往候之；臙背靠井欄而坐，見禽滑，張目不語。滑垂涕曰：『汝困至此乎？可識禽滑否？今吾師言汝



之冤於齊王，齊王甚相傾慕；淳于公此來，非爲貢茶，實欲載君入齊，爲君報刎足之仇耳！』孫臙淚流如雨，良久言曰：『某已分死於溝渠，不期今日有此機會。』

但臙滑疑慮太甚，恐不便攜帶如何？禽滑曰：『吾已定下計策，孫卿不須過慮；俟有行期，卽當相迎。約定只在此處相會，萬勿移

動！』

次日，魏王款待淳于髡，知其善辯之士，厚贈金帛；髡辭了魏王，欲行。龐涓復置酒長亭祖餞。禽滑先於是夜將溫車藏了孫臏，却將孫臏衣服與役人王義穿著，披頭散髮，以泥土塗面，裝作孫臏模樣。——地方已經具報，龐涓因此不疑。——淳于髡既出長亭，與龐涓歡飲而別；先使禽滑驅車速行，親自押後。過數日，王義亦脫身而來；地方但見骯髒衣服脫做一地，已不見孫臏矣。即時報知龐涓。涓疑其投井而死，使人打撈屍首，不得；連連查訪，並無影響。反恐魏王見責，戒左右只將孫臏溺死申報，亦不疑其投齊也。

再說：淳于髡載孫臏離了魏境，方與沐浴，卽入臨淄；田忌親

迎於十里之外，言於威王，使乘蒲車入朝。威王叩以兵法，卽欲拜官。孫臏辭曰：『臣未有寸功，不敢受爵。龐涓若聞臣用於齊，又起妬嫉之端，不若姑隱其事，俟有用臣之處，然後効力何如？』威王從之，乃使居田忌之家，忌尊爲上客。

却說魏惠王旣廢孫臏，責成龐涓恢復中山之事。龐涓奏曰：『中山遠於魏而近於趙，與其遠爭不如近割；臣請爲王直取邯鄲。何如？』惠王許之。龐涓遂出車五百乘伐趙，圍邯鄲。邯鄲守臣牛選連戰俱敗，上表趙成侯，成侯使人以中山賂齊求救。齊威王已知孫子之能，拜爲大將。臏辭曰：『臣刑餘之人，而使主兵，顯齊國別無人才，爲敵所笑，請以田忌爲將。』威王乃用田忌爲將。孫臏爲軍師，常居輜車之中，陰爲畫策，不顯其名。田忌欲引兵救邯

鄆，隕止之曰：『趙將非龐涓之敵，待我至邯鄲，其城已下矣；不如駐兵於中道，揚言欲伐襄陵。龐涓必還，還而擊之，無不勝也。』忌用其謀。

時邯鄲候救不至，牛選以城降涓，涓遣人報捷於魏王，正欲進兵，忽聞齊遣田忌乘虛來襲襄陵，龐涓驚曰：『襄陵有失，安邑震動，吾當還救根本。』乃班師離桂陵二十里，便遇齊兵——原來孫臏早已打聽魏兵到來，預作準備——先使牙將袁達引三千人截路搦戰。龐涓族子龐葱前隊先到，迎住廝殺，約戰二十餘合，袁達詐敗而走，龐葱恐有計策，不敢追趕，却使稟知龐涓，涓叱曰：『諒偏將尙不能擒取，安能擒田忌乎？』卽引大軍追之。將及桂陵，只見前面齊兵排成陣勢，龐涓乘車觀看，正是孫

臚初到魏國時擺的「顛倒八門陣」。龐涓心疑，想道：「那田忌如何也曉此陣法？莫非孫臏已歸齊國乎？」當下亦布隊成列，只見齊軍中閃出大將田旗，號推出一輛戎車。田忌全裝披掛，手執畫戟，立於車中。田嬰挺戈立於車中。田忌口呼：「魏將能事者，上前打話！」龐涓親自出車，謂田忌曰：「齊魏一向和好，魏趙有怨，何與齊事？將軍棄好尋仇，實爲失計！」田忌曰：「趙以中山之地獻於吾主，吾主命吾領兵救之，若魏亦割數郡之地付於吾手，吾當卽退。」龐涓大怒曰：「汝有何本事，敢與吾對陣？」田忌曰：「你既有本事，能識我陣否？」龐涓曰：「此乃「顛倒八門陣」，吾受之鬼谷子，汝何處竊取一二？反來問我。我國中三歲孩童皆能識之。」田忌曰：「汝既能識，敢打此陣否？」龐涓心下躊躇：「若

說不打，喪了志氣。」遂厲聲應曰：「既能識，如何不能打！」龐涓分付龐英、龐葱、龐茅曰：「記得孫臏曾講此陣，略知攻打之法！」——但此陣能變長蛇，擊首則尾應，擊尾則首應，擊中則首尾皆應，攻者輒爲所困。我今去打此陣，汝三人各領一軍，只看此陣一變，三隊齊進，首尾不能相顧，則陣可破矣。」

龐涓分付已畢，自領先鋒五千人，上前打陣，纔入陣中，只見八方旗色，紛紛轉換，認不得門路。東冲西撞，戈甲如林，只聞得金鼓亂鳴，四下吶喊，豎的旗上俱有軍師「孫」字。龐涓大駭曰：「孫臏果在齊國，吾墮其計矣！」正在危急，却得龐英、龐葱兩路兵殺進，單單救出龐涓，那五千先鋒，不剩一人。問龐茅時，已被田嬰所殺，共損軍二萬餘人，龐涓甚是感傷。

原來八卦陣本按八方，連中央戊己，共是九隊車馬，其形正方；比及龐涓入來打陣，抽去首尾二軍爲二角，以遏外救，止七隊車馬，變爲圓陣，以此龐涓迷惑。

龐涓知孫臏在軍中，心中懼怕，與龐英龐蔥商議棄營而遁，連夜回魏國去了。田忌與孫臏探知空營，奏凱回齊。——此周顯王十七年之事。——魏惠王以龐涓有取邯鄲之功，雖然桂陵喪敗，將功折罪。

齊威王遂寵任田忌孫臏，專以兵權委之。

明年，齊威王薨，子辟疆卽位，是爲宣王。是時韓昭侯滅鄭國而都之，趙相國公仲侈赴韓稱賀，因請同起兵伐魏，約以滅魏之日，同分魏地。昭侯應允，回言：『偶值荒歲，俟來年當從兵進討。』

龐涓訪知此信，言於惠王曰：『聞韓謀助趙攻魏，今乘其未合，宜先伐韓，以阻其謀。』惠王許之，使太子申爲上將軍，龐涓爲大將，起傾國之兵，直至韓都。韓昭侯遣人告急於齊，求其出兵相救。齊宣王大集羣臣，問以『救韓與不救，孰是孰排？』相國驪忌曰：『韓、魏相并，此鄰國之幸也，不如勿救。』田忌、田嬰皆曰：『魏勝韓，則禍必及於齊，救之爲是。』孫臏獨默然無語。宣王曰：『軍師不發一言，必救與不救，二策皆非乎？』孫臏對曰：『然也。夫魏國自恃其強，前年伐趙，今年伐韓，其心亦豈須臾忘齊哉？若不救，是棄韓以肥魏，故言不救者，非也。魏方伐韓，韓未敝而吾救之，是我代韓受兵；韓享其安而我受其危，故言救者，亦非也。』宣王曰：『然則如何？』孫臏對曰：『爲大王計，宜許韓必救，以安其心。韓知有

齊救，必盡力以拒魏。魏亦必盡力以攻韓；吾俟魏之敵，徐引兵而往。攻敵魏以存危韓，用力少而見功多，豈不勝於前二策耶？」宣王鼓掌稱：「善！」遂許韓使，言：「齊救旦暮且至。」

韓昭侯大喜，乃盡力拒魏，前後交鋒五六次，韓皆不勝，又遣使往齊，催趙救兵。齊又用田忌爲大將，田嬰副之，孫臏爲軍師，率車五百乘救韓。田忌又欲望韓進發，孫臏曰：「不可！吾前次救趙，未嘗至趙，今救韓，奈何往韓乎？」田忌曰：「君意將欲如何？」孫臏曰：「夫解紛之術，在攻其所必救；今日之計，惟有直走魏都耳。」田忌從之，乃命三軍齊向魏都進發。

龐涓連敗韓師，將逼新都，忽接本國警報言：「齊兵復寇魏境，望元帥作速班師。」龐涓大驚，卽時傳令去韓歸魏，韓兵亦不

追趕。孫臏知龐涓將至，謂田忌曰：『魏兵素悍勇而輕齊，齊號爲怯，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。吾軍遠入魏地，宜詐爲弱形以誘之。』田忌曰：『誘之如何？』孫臏曰：『今日當作十萬竈，明後日以漸減去；彼見軍竈頓減，必謂吾兵怯戰，逃亡過半，將兼程逐利。其氣必驕，其力必疲，吾因以計取之。』田忌從其計。

且說龐涓兵望西南而行，心念韓兵屢敗，正好征進，却被齊人侵擾，毀其成功，不勝憤怒。及至魏境，知齊兵已前去了，遺下安營之迹，地甚寬廣，使人數其竈，足有十萬。驚曰：『齊兵之衆如此，不可輕敵也！』明日，又至前營，查其竈僅五萬有餘；又明日，竈僅三萬……涓以手加額曰：『此魏王之洪福也！』太子申問曰：『君未見敵形，何喜形於色？』涓答曰：『吾固知齊人素怯，今入魏

地，纔三日，士卒逃亡，已過半了；尙敢操戈相鬥乎？」太子申曰：「齊人多詐，君須十分在意。」龐涓曰：「田忌等今番自來送死，涓雖不才，願生擒忌等，以雪桂陵之恥。」

當下傳令：選精銳二萬人，與太子申分爲二隊，倍日并行，步軍盡留在後，使龐葱率領徐進。

孫臏時刻使人探聽龐涓消息，回報：「魏兵已過沙鹿山，不分早夜，兼程而進。」孫臏屈指計程，日暮必至馬陵道——那馬陵道在兩山中間，溪谷深隘，可以伏兵。道傍樹木叢密，臏只揀絕大一株留下，餘樹盡皆砍倒，縱橫道上，以塞其行；却將那大樹削白，用黑煤大書六字云：「龐涓死此樹下。」上面橫書四字云：「軍師孫示。」令部將袁達獨狐陳各選弓弩手五千，左右埋伏，吩咐

咐：『但看樹下火光起時，一齊發弩。』再令田嬰引兵一萬，離馬陵三里埋伏；只待魏兵已過，便從後截殺。分撥已定，自與田忌引兵遠遠屯紮，準備接應。

再說：龐涓一路打聽齊兵過去不遠，恨不能一步趕着，只顧催趲；來到馬陵道時，恰好日落西山。——其時十月下旬，又無月色。——前軍回報：『有斷木塞路，難以前進。』龐涓叱曰：『此齊兵畏吾追其後，故設此計也。』正欲指揮軍士搬木開路，忽抬頭看見樹上削白處，隱隱有字跡，——但昏黑難辨，命小軍取火照之。衆軍士一齊點起火來，龐涓於火光之下，看得分明，大驚曰：『吾中孫臏之計矣！』急教軍士：『速退！……』說猶未絕，那袁達獨孤陳兩支伏兵，望見火光，萬弩齊發，箭如驟雨；軍士大亂，龐涓

身帶重傷。料不能脫。嘆曰：『吾恨不殺孫臏，遂成豎子之名！』卽引佩劍自刎其喉而絕。龐英亦中箭身亡。軍士射死，不計其數。



時太子申在後隊，聞前軍有失，慌忙屯住不行，不隄防田嬰一軍，反從後面殺到。魏兵心胆俱裂，無人敢戰，各自四散逃生。太子申勢孤力寡，被田嬰生擒，縛置車中。田忌和孫臏經大軍接應，殺得魏軍屍橫遍野，輜重軍器，盡歸於齊。

田嬰將太子申獻功，袁達獨孤陳將龐涓。父子屍首獻功，孫臏手斬龐涓之頭，懸於車上。齊軍大勝，奏凱而還。其夜太子申亦自刎而死。

大軍行至沙鹿山，正逢龐葱步軍。孫臏使人挑龐涓之頭示之，步軍不戰而潰。龐葱下車叩頭乞命，田忌欲并誅之。孫臏曰：『爲惡者止龐涓一人，其子且無罪，况其姪乎？』乃將太子申及龐英二屍交付龐葱，教他回報魏王：『速速上表朝貢！不然，齊兵再至，宗社不保。』龐葱諾諾連聲而去。——此周顯王二十八年事也。

兒童滑稽小說

程瞻廬編

小器國

健忘國

糊塗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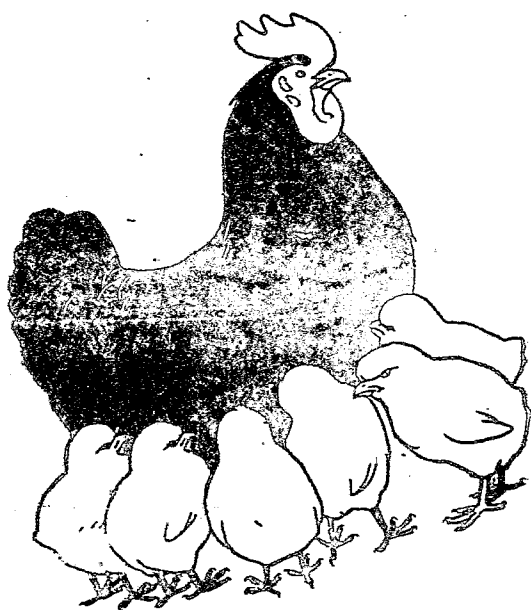
滑頭國

每部一冊 定價每冊二角 七折

小朋友！你們到過滑頭國沒有？滑頭國裏的人，滑頭得了不得，滑頭得非常可笑。你們又到過糊塗國沒有？糊塗國裏的人，糊塗得了不得；糊塗得非常奇怪。你們又到過健忘國沒有？健忘國裏的人，健忘得了不得，健忘得非常有趣。你們又到過小器國沒有？小器國的人，小器得了不得，小器得非常滑稽。這四國你們都沒有到過嗎？那末就請你買上面四部書看看；因為這四部書就是記述這四國的事

上海大眾書局發行

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

57.61
19.3
:11